

袁崇煥

蒋志杰
刘智业 著



中國戲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袁崇焕/蒋志杰,刘智业 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2. 3

(一得文丛)

ISBN7 - 104 - 01463 - 2

I. 袁… II. ①蒋…②刘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古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5300 号

一得文丛/袁崇焕 蒋志杰 刘智业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阜新师专印刷厂 印刷

430 千字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印张: 18.7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000 册

ISBN7 - 104 - 01463 - 2 定价: 38.50 元

楔 子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后金国汗王努尔哈赤率八旗子弟兵一举功下辽东重镇沈阳。

隆隆的炮声停息了。海潮般的喊杀声消失了。西下的残阳用它那血一样的光线静静地辉映着刚刚结束兵戈涂炭的沈阳城,也辉映着望远楼上雕像一般的后金汗王努尔哈赤,阳光在他的身上洒下一团金辉,使这位后金汗王更显出一派英雄气概。此时这位胸襟远大、踌躇满志的大汗正在默默地欣赏着城外的风光。虽然此地刚刚遭受兵戈的洗劫,硝烟还未散尽,四周散落着士兵的尸体和断壁残垣,但景色却依然是那么明媚,天气是那么撩人的温暖,况且此时正是风如酥,花似火,千里桃花相映红的四月。城外是一望无际的辽东平原,小麦青嫩欲滴,一片粉花翠浪,远近的田畴,在春风的轻拂下泛起阵阵涟漪。巍峨的望远楼在夕阳残照中仿佛披上了一层淡淡的金纱。

沐浴在春风里的努尔哈赤一边美美地欣赏风景,心里一边默默地筹划后金国的将来:谁拥有辽东平原,谁就能问鼎中原。谁占据中原大地,谁就可称霸天下。我大金国绝不能偏安一隅,默默度日。我要脚踏中原,饮马长江,使孤的后金帝国的疆界延伸到天涯海角。此时辽东已在孤的脚下,辽东重镇沈阳已在孤的囊中,这块号称辽东首府,地广人多,物产丰富的沈阳很适合长期据守,而且此地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退可守辽东,进可取辽西,进尔攻占山海关,威逼北京,直下中原。如迁都此城,屯粮养兵,我后金大业必

兴。曾几何时，兴起于黑龙江平原的大金祖先也曾有马踏中原，傲视天下的辉煌。谁曾想因为蒙古民族的崛起，使我大金帝国灰飞烟灭，而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我进军中原，君临天下的脚步了。骁勇善战的八旗子弟兵将是实现孤的雄才大略的利器，任何横在路上的障碍都将被踏平。

夕阳将它的最后一缕余辉洒在辽东大地上，仿佛预示着一个旧的王朝行将灭亡。是的，在后金汗王努尔哈赤的眼里，大明王朝就象一只熟透了的桃子，伸手可取。

正当努尔哈赤沉思之际，议政大臣范文程急匆匆走上城楼来，见汗王正在凝神思考，便没敢打扰，静静的立于一旁，两眼望着汗王身后的楼顶，若有所思。隔了一会儿，汗王缓缓回过身来，望着范文程问道：“范爱卿，有什么事吗？”范文程见汗王问他，便急忙上前施礼，答道：“适才臣在大街上见许多士兵闯入民宅，抢夺财物和民女，便喝住他们。谁曾想他们却说沈阳城已攻下，应多带些财物和漂亮姑娘返回赫图阿拉，不知汗王如何打算？”

汗王听后没有回答，而是眯起眼睛盯着范文程问道：“依爱卿之见呢？”

范文程神情有些紧张：“启禀汗王，臣以为，沈阳历来是辽东重镇，亦是兵家必争之地，我后金国若据守此地，就可以坐镇辽东，虎视辽西，威胁中原。如若放弃此地，返回萨尔浒，不但无法进攻辽西、山海关等地，就连辽东也难保住，只要我大军一撤，明军定会反扑，到那时恐怕就不仅是丢城弃师了。所以，依臣之见，我军切不可放弃沈阳城，而应长守此地才是。”

汗王听完范文程的这一番话后，微微一笑说道：“范爱卿所言正符孤意，速去传孤旨意，令各旗的贝勒、额真们严加管教部下，不准再到民宅强抢财物和民女，如有违者，格杀勿论！”

“臣领旨。”范文程答应一下，缓步走下望远楼。

傍晚，返回府衙的汗王当下传旨：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率

五千兵丁返回萨尔浒，迎接大妃乌拉氏及众家眷来沈阳。四贝勒皇太极率各旗总兵、额真在城外择址安营，修建草料场、军粮库，以备长期驻守之用。议政大臣范文程主持修建汗王宫殿、贝勒府及众大臣官邸。几日后，汗王又命大臣额亦都修造战车，打制兵器。

努尔哈赤虽已到花甲之年，但他仍壮怀激烈雄心不减。他没沉湎于所取得的胜利的喜悦中，坐在王宫宝座上，每天想的都是早已置于他攻取计划之内的广宁。

沈阳沦陷，辽阳失守，广宁岌岌可危。塘报雪片似的传来，大明王朝举国震惊，朝廷上下无不惊恐万状。熹宗皇帝更是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奏折摺得如同小山一般，但没有一条可令皇帝采纳的退兵之策。白天阅批了一天的奏折，累得熹宗皇帝头昏眼花。更深了，他还没有丝毫的睡意，朦胧中眼前仿佛总是晃动着一个巨人的身影，这个巨人骑着高头大马正从辽东大地一步步向京城逼近，其目标就是大明皇帝的龙椅。

月亮已挂中天。巡更值夜的宫女，摇着串铃，由近而远，静静的夏夜里传出长长的叫声：“天下太平、天下太平……”，这声音是熹宗皇帝平日里最爱听的，但今天听起来却格外的刺耳。熹宗皇帝站了起来，打了一个哈欠，又坐下，顺手拿起一本奏折来，眼前忽然一亮，原来这是曾经给他当过老师的大臣孙承宗的奏疏，奏疏中着力举荐一个名叫袁崇焕的来挂帅抗金。袁崇焕何许人也？竟劳烦孙承宗上奏保举。熹宗皇帝不由睁大眼睛认真读起奏折来，读着读着，熹宗皇帝的眼神由满怀希望到失望，再到鄙视，读到最后竟有些发怒地站起身来，独自冷笑道：“难道我大明朝真是到了无帅无将的境地了，连个小小的闽中县令都要拜将挂帅，去镇守边关，真是可笑之极。”

时辰已过子夜，下弦月清冷的月光象一汪凉水似的照射进宫殿，与龙案前的八宝烛灯相互辉映，熹宗皇帝重又拿起孙承宗的奏折，嘴里不停地念叨：“袁崇焕，袁崇焕”，最后还是把奏折扔到桌

上,仰天长叹了一声,有些疲倦地躺到龙床上,微闭起双眼沉沉睡去。此时,这位大明皇帝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袁崇焕成了努尔哈赤铁骑下的“绊马索”,并引出了一段惊天地泣鬼神千古奇冤的故事……

1

大明天启二年正月十五夜里，下了一场大雪。风卷着雪，雪随着风，狂吼着落在地上。拂晓时分，积雪盖严了大地，填平了沟谷，也积满了蜿蜒南去的西辽河。要不是那座宽阔、坚固的石桥依然耸立在河面上，人们几乎分不清哪儿是河床，哪儿是平地了。

河西的大地上，排满了数不清的帐篷。帐篷里住着守河的明军士兵。此时雪虽然停了，北风却依旧刮着，天气冷得出奇。所以，明军士兵都蜷缩在帐篷里打盹，谁也懒得到帐篷外面去受那风吹雪冻。只有拴在帐篷外面的那一匹匹战马，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一个个睁大着惊恐的双眼，后蹄不安地刨着冻得石头般坚硬的地面，发出一阵阵嗒嗒的响声。

“嘟……”突然，一阵急促的画角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紧接着，急剧的马蹄声和惊天动地的喊杀声仿佛山崩海啸般传来。东边地平线上卷起了冲天的雪尘，一眼望不到边的后金骑兵铺天盖地、潮水一般向河西冲杀过来。一个彪悍的后金章京，骑着雪青色的高大的蒙古马，手擎一杆飞龙旗当先驰来。后边黄罗伞下，威风凛凛的后金大汗努尔哈赤端坐在枣红马上，满脸的威严和刚毅的神情。他的身后，簇拥着他的子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等四大贝勒。再后边，则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八旗士兵。

喊杀声和马蹄声把守河的明军惊醒。他们揉着惺松的睡眠，操起兵器，乱哄哄地拥出帐篷，仓皇迎战。

在河边的开阔地上，刚刚集结起来的明军与后金大队骑兵相遇，立刻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拼杀。

后金四贝勒皇太极从小在其父努尔哈赤的培养和训练下，精于厮杀和骑射。加上他身材高大，膂力过人，因而，作战时非常勇猛，很少遇到对手。此时，他催开坐下白马，手舞长剑，径直向领头的明军将领杀去。那明将远不是皇太极的对手，又加上心慌力怯，两人斗不到十合，皇太极一声大喝，挥手一剑，便将明将砍下马去。

在皇太极与这个明军将领厮杀的同时，后金三贝勒莽古尔泰与另一个明将也正杀得难分难解。莽古尔泰年交四十，身材魁梧，勇猛过人。他手使两把各重百斤的大铁锤，本来就杀得那员明将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此时，他见皇太极这边得手，勇气更增。只见他左手虚晃一锤，卖个破绽。待那明将一枪刺来，他猛一侧身，让过这一枪，口中大喝一声：“下去！”右手抡锤用力向明将打去。这一锤用上了十分力气，只打得那员明将“哇”地喷出一口鲜血，“扑通，栽下马去。

明军本来就是仓促应战，士气不高。现在见领头的将领已死，阵容立刻大乱。士兵们有的扔下兵器跪地求饶，有的则调转马头，拼命向后逃去，只恨爹娘少生了一双翅膀。

这一仗，只杀得明军尸横遍野，热血把地上的积雪都融化了。

皇太极插剑入鞘，将白马兜到努尔哈赤的黄罗伞下，大声道：“阿玛，敌兵逃跑了！”

努尔哈赤向远处逃走的明军望了望，摇摇头道：“这帮兔崽子，真不经打。哈哈……”

“就是，老子还没过瘾呢！”

“全是熊包、软蛋！”

“哈哈……”

围在努尔哈赤身边的贝勒大臣们，全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笑了好久，努尔哈赤止住笑声，把目光投向大贝勒代善和四贝

勒皇太极，唤道：“代善，皇太极。”

代善和皇太极齐声答应：“儿臣在。”

努尔哈赤威严地命令道：“命你二人率两旗人马攻打义州，不得有误。”

皇太极、代善齐声回答：“喳！”

努尔哈赤又唤道：“阿敏，莽古尔泰。”

阿敏、莽古尔泰二人齐声回答：“臣在。”

努尔哈赤高声吩咐：“命你二人率领六旗大军，立即向广宁城进发！”

阿敏、莽古尔泰响亮地回答：“喳！”

努尔哈赤右手猛然向前一挥，后金大队人马立刻向明朝关外重镇广宁驰去，其势如排山倒海，锐不可当。

明朝镇守广宁的守将是辽东巡抚王化贞。他个头很矮，身躯却胖得出奇，站在那儿，活象一个头号大水缸。他虽是进士出身，胸中文墨却并不多。对于用兵打仗，则更是擗面杖吹火——一窍不通。这么块材料，怎么能当上辽东巡抚呢？就因为他巴结上了朝中的司礼秉笔太监魏忠贤。而魏忠贤在熹宗皇帝面前是说一不二的。

前不久，熹宗皇帝重新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让他和王化贞共同守卫辽东。熊廷弼出关来到广宁，与王化贞一块商量战守事宜。针对后金兵精于野战的特点，熊廷弼力主集中兵力固守广宁，而王化贞却坚持分兵防河，待机东进。双方争执不下。熊廷弼站起身来，几乎是喊着说：“守住广宁，关外自可无虑。如若分兵防河，势单力弱，必然被敌兵各个击破。到了那时，后悔都来不及了！”王化贞不紧不慢地说：“熊大人不要危言耸听啊，后金兵就那么厉害？”

熊廷弼见说服不了王化贞，气得拂袖而去，带领自己的部下，回山海关去了。

如今，果然被熊廷弼言中了。探马接连来报，西兴堡、西平堡、镇武堡均被后金兵攻破，后金大队人马正向广宁城杀来。听到这一连串的消息，王化贞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在巡抚衙门里团团乱转。

这时，游击马世雄推门走了进来。他快步走到王化贞身边，急促地说：“大人，刚才接到战报，大凌河城又失守了。”

“啊？”王化贞惊得目瞪口呆，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马世雄往前凑了一步，对着王化贞的耳朵小声说：“大人，形势紧迫，您可要早做决断啊！”

王化贞木然地问：“如何决断？”

马世雄向门外望了望，回过头来一字一句地说：“撤回山海关。”

“撤兵？”王化贞腾地站起身来，把头摇得象货朗鼓一般：“不，不能撤。马将军，速去传我命令：全军战士，不可后退一步，否则，军法从事！”

“这……”马世雄疑惑地望着王化贞。

王化贞紧绷着脸说：“快去守城，违令者斩！”

“是。”马世雄答应一声，转身向外走去。

这马世雄今年 25 岁，自幼不喜读书，专爱和一帮市井无赖在一起鬼混。他仗着学了几手拳脚，整日不是打架就是嫖女人，给家里惹了不少祸。他母亲无奈，只好把他送到在山海关做经略的舅父高晋身边，靠着舅父的势力，他竟然混了个游击的职务。可是要论起领兵打仗来，他的本事实是稀松平常了。如今见后金大兵压境，两军对阵之时，难免要真刀真枪地厮杀，弄不好，颈上这颗吃饭的家伙就得搬家。一想到这些，马世雄便禁不住心惊肉跳起来。他本想劝王化贞撤兵，谁知王化贞却执意不听。马世雄一时间倒没了主意。

离开巡抚衙门之后，马世雄没有去军营传送王化贞的命令，径

直向常家胡同自己的下处走去。

明朝军中有个规矩，将士们戍边作战不准携带女眷，这倒正合马世雄的心意。他已有了妻室，是他舅父高晋的独养女儿高秀英。那女人生就一张刀条脸，又黄又瘦，生得三分不象人，七分倒象鬼。别看她长得不怎样，由于自小娇生惯养，脾气却大得出奇，慑于舅父的权势，马世雄在高秀英面前唯唯诺诺，大气也不敢出。可来到关外，离开舅父和妻子，那就随便多了。马世雄一到广宁，就花钱把天香院的妓女王月娥接了出来，在常家胡同租了两间房子，明里暗里做起夫妻来。

来到自家门前，马世雄推门进屋，王月娥正坐在梳妆台前描眉打鬓呢。马世雄从后边搂住王月娥，又是亲，又是啃，好一阵亲热。

过了一阵子，马世雄才想起正事，松开王月娥，说：“快收拾东西，跟我出城。”

“干什么？”王月娥诧异地问。

马世雄拉开柜门，边收拾包袱边说：“金兵就要进城了，再不走就完了。”

王月娥愣了一瞬，说：“不，我不走，也不让你走。”

“什么？你？！这回轮到马世雄吃惊了，他仿佛不认识般地盯着王月娥。

王月娥理了理散落在鬓边的头发，走到马世雄身边，说：“官人，你不能走啊，难道眼看着全城的百姓遭受金兵的杀戮？难道将好端端的广宁城，白白送给金人不成吗？”

马世雄粗暴地一抬手，将王月娥搭在他肩头的胳膊推开，说：“辫子兵勇不可当，广宁城根本守不住，我不能白白留在这儿等死。”

说完，马世雄溜了一眼王月娥，见她定定地立在那里，还是没有要走的意思，便想了想说：“好吧，你不走，我自己走！”

见王月娥依旧站着不动，马世雄索性不理睬她了，连忙往包袱

里塞值钱的東西。

王月娥本是城邊一戶窮人家的孩子，為替父還債，才落入娼門。馬世雄拿出一大筆銀子，贖她從良，她對馬世雄是感激的。雖說對馬世雄的人品並不中意，却也甘心服侍他。今天她才知道馬世雄竟是個貪生怕死的無義之輩，不由得心冷了，冷得象懷裡揣了塊冰。她由傷心到寒心，又由寒心到氣憤，終於咬牙迸出這樣幾個字：“姓馬的，你敢臨陣脫逃，我就到巡撫衙門去告發你！”

這話吓得馬世雄一激靈，他呆了好一陣子，突然轉身一把扭住王月娥，抓住一塊破布，塞在王月娥嘴裡，又取過一條繩子，將王月娥綁在屋中間的柱子上。馬世雄抹了一把頭上的冷汗，狠狠地罵道：“臭婊子，讓你告我，我先餓死你！”

說完，馬世雄看了一眼正狠狠地瞪着他的王月娥，抓起包袱，鎖上房門，揚長而去。

正月二十八那天，後金兵圍攻廣寧城已經三天了。

三天來，在二貝勒阿敏和三貝勒莽古爾泰的指揮下，後金兵連續發動了十幾次進攻，但都被廣寧城副將何可綱指揮守城明軍擊退了。

城牆下，到處都堆滿了滾木、礮石、破碎的戰車和後金兵的屍體。戰鬥相當激烈而殘酷。

後金汗王努爾哈赤見一連打了三天，廣寧城也沒攻下來，反倒傷亡了不少八旗兵丁，不禁十分惱怒。第四天上午，努爾哈赤率領眾貝勒大臣和范文程等投降漢官一起來到廣寧城下，親自指揮攻城。

布置完畢，努爾哈赤走到擊鼓士卒身邊，從士卒手中接過鼓錘，親自擂起鼓來。那“咚咚”的鼓聲象滾滾驚雷，震人心魄，激人奮進。

三貝勒莽古爾泰見努爾哈赤親自擊鼓督陣，不禁豪氣大發。

他左手持盾，右手挥动铁锤，冒着如雨的箭矢，冲到东门吊桥旁，指挥手下士卒爬过护城河。他们冲到城门洞前，用一根粗大的木头，喊着号子，“嗨哟”，“嗨哟”，猛力向城门撞击。一下、两下……终于，“轰隆”一声，坚固的城门被撞开了。后金兵发一声喊，奋勇向城内冲去。

虽说后金兵整日在攻城，可广宁巡抚王化贞却从未在城墙上露过面。他终日躲在巡抚衙门的后堂里喝闷酒，借酒浇愁。

这天上午，他仍旧一个人在后堂喝酒，一个亲随将领脚步匆匆地跑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大，大人，不好了，后金兵攻进城了！”

“啊？！完了，完了……”王化贞听见后金兵进城的消息之后，口里“喃喃”地叨咕着，象一根木头般地僵在了那里。

那个亲随二话不说，扶起王化贞便走。

王化贞木然地迈着两只脚，茫然地问：“上哪儿去？”

亲随又急又气地说：“上哪儿？逃命呗。趁着西门还没被围，赶紧出城。”

就在王化贞向西门逃跑的时候，副将何可纲还在指挥明军，在南门上死战。

攻打广宁南门的，是后金二贝勒阿敏率领的一旗人马。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儿，性情暴躁，作战非常勇猛。他见南门久攻不下，一着急，三把两把脱下身上的盔甲，只穿一身轻便的夹衣，亲自领着一队云梯手向城上攻去。

面对强敌，久经战阵的何可纲毫不惊慌，他轻声吩咐守城士卒拈弓搭箭，做好准备。等到阿敏领着后金兵扛着云梯到了城下时，何可纲突然一声大喝：“弟兄们，放箭！”

“嗖嗖嗖……”随着何可纲的话音，城上顿时箭如雨下，后金兵立刻倒下一片。

“啊——”突然，阿敏身上连中两箭，有一箭射在大腿上，他再

也站立不住，踉跄着向后倒下。没被射中的后金兵，急忙抬起阿敏，连滚带爬地向后逃去。

后金兵又一次进攻被打退了。

见敌人退出约有两箭之地，何可纲抹了一把额上的汗水，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可是，就在这当儿，何可纲手下的一名都司匆匆从马道上赶来，神色紧张地说：“何将军，不好了，东门已被敌兵攻破。”

“啊？”何可纲刚放下的心一下子又提到了嗓子眼，急切地问道：“巡抚大人呢？他为何不组织人马反攻？”

那都司气愤地骂道：“反攻？他娘的王化贞早已从西门逃走了！”

“他……”何可纲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

周围的士兵们睁大眼睛望着何可纲，空气仿佛凝固了。

许久，何可纲抬起头，目光扫视着身边的士兵们，一字一句地说：“弟兄们，现在东门已被攻破，巡抚王化贞临阵逃脱，形势十分险峻，我们怎么办？”

士兵们互相望了望，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愿听何将军吩咐！”

“好！”何可纲对报信的都司说，“你赶快骑快马出西门去山海关，向熊廷弼将军报信。”

都司答应一声：“是。”快步向城下走去。

何可纲转身对士兵们说：“我何可纲决心血战到底，决不投降！”

众士兵齐声高呼：“血战到底，决不投降！”

雄壮的誓言在城墙上，在万里云空中久久地回荡。

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异常残酷的殊死搏斗……

2

早在十三世纪六十年代，元世祖忽必烈命太保刘秉忠在金中都城的东北构筑都城，命名为大都。1638年，明朝的军队占领了元大都，元朝灭亡。大都从此改称北平。明太祖朱元璋以南京为京都，命皇四子燕王朱棣镇守北平。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燕王朱棣举兵打到南京，把朱允炆赶下台，取得了皇位，史称永乐皇帝。永乐元年正月，朱棣把北平改称为北京。永乐四年，开始营建北京宫殿，后曾一度停止。直到永乐十八年，规模宏大的北京紫禁城宫殿才基本建成。第二年即正式迁都北京。到了天启年间熹宗朱由校时，已是大明朝的第十六代皇帝了。

这天早晨，太阳已经升起老高，金黄色的阳光透过窗棂，照进皇极殿内，屹立在殿内的宝像和仙鹤发出耀眼的光芒，更显得金碧辉煌。

盘龙香亭中点燃了檀香，缕缕青烟从镂空的亭身中飘出，如云似雾。丹墀上按等级排满了文武百官，看样子他们已来了许久。此刻，有的在闭目养神，有的在悄悄议论着什么。可是，殿内正中那楠木雕龙，髹金而成的九龙宝座却依然空着。

性情刚直的大学士孙承宗走到首辅叶向高身边，焦虑地说：“阁老大人，关外军情甚急，亟待上达，可万岁却迟迟不来上朝，这可怎么办？”

大学士钱龙锡也焦急地说：“有塘报说，后金兵正在攻打广宁

城，如不及时发兵救援，广宁城就危险了。首辅是否想办法去请万岁……”

老态龙钟的首辅叶向高微微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可他见站在对面的司礼秉笔太监魏忠贤正盯着自己，便把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不怪叶向高心存顾忌，因为这司礼秉笔太监魏忠贤的确非常霸道。

魏忠贤是河间府肃宁县人，小时候是个市井无赖，终日和一些酒色少年混在一起。他最喜欢赌博，可却又赌运不济，欠了一大笔赌债。债主们整日追着屁股要帐，魏忠贤窘迫无计，便自愿入宫当了太监。进宫不久，不知他怎么和熹宗皇帝的乳母客氏勾搭上了。两人一旦得空，便到一起厮混，感情十分密切。熹宗十分宠爱客氏，便也爱屋及乌，喜欢起魏忠贤来。偏偏这魏忠贤又颇善于阿谀奉承，他见熹宗生性喜欢游戏，就让几个能工巧匠别出心裁地制作一些玩物，献给熹宗，供其玩乐。这就更加博得了熹宗的欢心和信任，再加上客氏常在熹宗耳边撺掇，熹宗便任用魏忠贤为司礼秉笔太监。明代宫中设有二十四监，司礼监冠于二十四监之首，领东厂、内书堂、礼仪房、中书房等。司礼监中有掌印太监，负责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还有秉笔太监，掌理章奏文书，照内阁票拟批朱，经常守在皇帝身边，可谓权势熏天。熹宗格外信任魏忠贤，赐给他一枚重三百两的金印，上面御笔亲刻“钦赐顾命元臣”六个大字。于是朝中一班趋炎附势之徒便争相投靠魏忠贤，结成了一股很大的势力。御史崔呈秀等人甚至拜魏忠贤为义父，称魏忠贤为九千岁爷爷。这伙人狼狈为奸，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为所欲为。所以，朝中一些正直之士虽然不满魏忠贤的所做所为，却也是敢怒而不敢言。

叶向高虽说是首辅，也受过魏忠贤不少窝囊气。有一次，他向熹宗推荐汪文言做中书，遭到魏忠贤的反对。魏忠贤不仅借故让

人逮捕了汪文言，还派百余人直捣阁老府，乱骂乱搜，气得叶向高大病了一场。

现在，当孙承宗等人求叶向高去请万岁时，叶向高没有表态，就是不愿招惹不必要的是非。其实，他心里也并非不着急。昨晚，他曾亲自去信王府，请信王朱由俭出面去劝说熹宗，赶快临朝理事。信王一口答应。所以，此刻叶向高心里有数，知道信王一定会去后宫劝熹宗上朝。因而，他只是深深地看了孙承宗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说。

孙承宗、钱龙锡也是绝顶聪明之人，见叶向高如此，也就不再说什么，安心地站在那里等待了。

其实，熹宗皇帝起来的倒并不晚。此时，他正穿着便装，在乾清宫的大殿内做木工活儿。大约从十几岁起，他就迷上了木工手艺，对锛、凿、斧、锯和刨刀产生了浓厚兴趣。也算是工夫不负有心人，他的木工手艺造诣已经不浅了，抵得上一个大工匠。这些日子，他仿照乾清宫的形状，打造了一个小宫殿，今天全部工程已接近尾声，就要完工。看着眼前精雕细刻的小宫殿，他眉宇间充满了一股抑止不住的兴奋和喜悦。

被封为奉圣夫人的客氏站在熹宗身旁，注意地观看着。她不愧为奉圣夫人，的确善解人意，惯于奉迎。见熹宗面现喜色，奉圣夫人客氏拍手打掌地对身后的几个宫女说：“啧啧，你们瞧，万岁的圣手多巧啊，这小宫殿真是玲珑剔透，巧夺天工啊！”

旁边的一个高个儿宫女点点头，附和道：“是啊，就是鲁班爷重生，也会自愧不如哪。”

这几句话把熹宗说得更高兴了，他煞有介事地对高个儿宫女说：“这小宫殿真好吗？”

高个儿宫女连连点头：“那当然。”

“那好，等明几个宫殿完工了，赏给你一间净室住。”熹宗说完，